

# 雍正剑侠图

## 第四十八回 教师府掌打焦秋华 遇强敌抛钺亮宝剑

上回书正说到竖臂摘星焦雨焦秋华来到海川的府上拜见童海川，没想到小弟兄非要跟人家动手。焦二爷想：自己年岁大了，不能跟这些位少侠客较量。但是不打不成，这才院中一战，孔秀、司马良、夏九龄、小香、小翠都输了。洪玉耳垫步过来一抱拳：“焦师父，晚生不材，当场求教。”老英雄一笑：“少侠客怎么称呼？”玉哥通名姓，往前抢步，左手一引，右手奔焦二爷胸前便打，“唵”地一下就到了。焦秋华一看，啊！这个比前五个都强，焦雨伸手一拿，没想到玉耳的右拳一变为“反背撩阴掌”。焦二爷高兴啦，这小孩可不错，立即接招动手，四个回合，焦二爷用了一招“秀妇穿梭”，把玉耳也战败了。所有徒弟，除了吴成、刘俊以外，全都输了。“哎呀，师哥，我们都输了，你怎么办？”刘俊把脸往下一沉，说道：“师父督促你们用功，可你们背地里埋怨师父管你们很严，到现在真用上了，你们哪里是焦二爷的敌手？”刘俊又转身对焦二爷说：“焦老英雄，请你到屋里坐。我不是不能跟您动手，因为我有难言之隐，因我是做师哥的，不禀明老师，我天胆也不敢跟您动手，您稍候。来呀，师弟沏上茶，让焦二爷再喝碗茶，等我把师父找来。”焦二爷心说：这小孩厉害，不用说，他过来也得趴下。他说他不能跟我动手，因为没奉师命，但那意思是我

怕跟你交战，不过找个借口说我师父不在这儿，他们都输了，我做师哥的不能跟他们瞎掺和，同时他又把我拴住，好叫他师父来打我。嘿！好一个年轻人，英雄出在嘴上啊！这样，把焦二爷安顿住了。

刘俊一个人出来，穿大街，越小巷，赶紧奔牛街，一直往前走，海川从南往北来，碰上了。这里刘俊一边走，一边提这事，海川听明白了。海川说：“这个，这怎么能怨人家竖臂摘星焦雨呢？焦二爷也是个人物呀。替我童林管教徒弟太好了。今后我有事出去，严格督促你的师弟子们练功，不叫他们在外头滋事生非。”爷儿俩说着话，穿过大街，走过小巷，来到家门口，挑门帘进来。说真的，海川真有点儿护短，他一看徒弟们身上都有土，一个一个很狼狈，心里怪难过的，一看焦二爷站起来了，焦二爷黑黢黢的脸庞，内力充沛，二眸子亮华闪闪。海川知道焦秋华有一定的功夫，便道：“您是焦老师吗？在下就是童林，您请坐。”“童侠客爷，冒昧冒昧，斗胆拜访。您请坐。”“我听我的弟子刘俊说，您老人家到我这儿来，孩子们招您生气了，童林请罪，赔礼。”“不，童侠客，还是焦秋华没有大人之材，本来这次是拜望拜望您。您不在，我焦秋华就应当走。你的高足们一定要把我拦住，让我进来坐会儿。在下也不愿跟令徒们动手，令徒们一定让我献献丑，才领教了几位。”“焦老师，您是有名的人物，我童海川也知道。我这次下江南，办了一些事，但主要的是靠交朋友。焦二爷是北京有名的把式匠，拜访不到，这是我童林失礼的地方。徒弟与徒弟之间争斗起来，谁胜谁负，无关紧要。虽说打了孩子娘就出来，老英雄，我们都是长一辈的人了，经历了不少的事，也听前辈们

说过，面合心不合，影响到老一代的弟兄之间的不合那就错了。咱们俩都是北京的把式匠，都有点同仇敌忾之心呢，人家外地来的武术家，至北京访友，我们弟兄都得站在一条线上呀。老英雄您是个人物，我童海川也愿结交你这位老朋友。您先回去，等过几天我一定拜访您，去给您赔礼。令徒们被打伤了，我童海川还要安慰一番。”童林说的真是心里话，所做所为可以说仁至仁尽了。因为童林这个人不会藏私，嘴里说的跟心里想的是一样的，尤其是童林看见徒弟们挨打，他心里是不痛快的，但是他看焦秋华是个英雄，愿意结交这位老朋友。焦二爷也明白童林这人直来直去，浑金朴玉，而且也看出童林的功夫来了。心说：我焦秋华跟人家动手也不成，焦二爷的意思是就坡儿下了，只要你童林说两句好话我就告辞了。

但就在这个时候，焦二爷看见夏九龄冲着自己撇嘴，焦二爷心说：哟喝！童林的徒弟冲我撇嘴，那意思你打我们这些徒弟可以，我师傅来了，吓死你也不敢动手！要不他怎么撇嘴呀。焦二爷一想：我就这么走啦，在童林的弟子心目中我算个什么人物？我打人家孩子，人家大人一来，我就夹着尾巴溜了，这叫什么人物？想到这儿，焦二爷便对海川说：“童老师，我听说您奉师命下山兴一家武术别开天地，自己别立一门把式，这次您下江南显了大名，焦秋华真不敢跟您相比，我自惭形秽，自己的能耐不够，我想跟您讨教讨教，跟您学几手可以吗？”尽管焦二爷说得很谦虚，童林听了这话可不满意了：你找的是我童林，可是我不在家，你把我徒弟打了，如果在我童林刚一下山的时候我受不了这个，咱们俩早见手了，输赢不提，我也得跟你干干！你凭什么背着我

打我的徒弟？打狗还得看主人呢，爱屋及乌，看佛敬僧嘛！可是我童林现在不在了，诸位哥哥在一块儿，作为一个侠客来说得有点度量呀。怎么着？我跟你说了许多好话，请你走，你还要动手，难道说我怕你？嗨，动手就动手吧。海川一抱拳：“老英雄，按理说您到了我的寒舍，我不应这样。既然老英雄一再恳求，那么咱们俩位到院里吧。”海川刚说到这，孔秀搭碴了：“哎呀，老英雄，我看你倒在哪旮里头好呀？”海川很不乐意，因为刘俊把实情都跟师父提啦，这孔秀是个成事不足坏事有余、挑拨是非的人，完了事以后，这一定要责备他，没想到现在他又说出这种话来，海川就瞪了他一眼，说了声：“嗨！孔秀还不后站。”“哎呀，学生遵命。”然后把帘头撩起来，让二位来到院中，弟子们全都跟出来了。

焦秋华焦二爷往上垂首一站，再看海川往下垂直一站，焦二爷可看清楚海川了，土黄布裤子汗褐，左大骨头钮子，粗蓝布大褂，又肥又大，扎绒绳，高腰白袜子，紫微微的脸面，剑眉虎目，鼻直口方，大耳垂轮，小辫歪扛着，人字的脖子硬硬着，太阳努着，眼睛鼓着，浑身的气眼是足壮的，看此人金在沙中玉在璞内。哎呀，焦二爷说这个：他的弟子一个个穿装打扮还可以，但这童林怎么穿得这么土呀？真正的威震南七省的童侠客，怎么总穿这土黄布裤子汗褐，还左大襟儿的？哎呀，您要怯出个样来！不过人家海川浑金璞玉，看得出来功底很深。海川转到下垂首一抱拳：“老英雄，请吧。”焦二爷一想：得了！我打人家徒弟不对了，人家师傅一来我要是蔫巴溜一走了怪寒碜的！干脆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，你是侠客，我也要跟你讨教讨教，这叫

“宁撞金钟一响，不打饶钹三千”，我也得跟你来来。焦二爷往前一抢身，高声说道：“童侠客，焦某无礼了。”老头往前一赶步，左手一个引手，上右步一歪身，“轱辘翻车单劈掌”，“唰！”一下对准海川的脖子来了。焦二爷很有功力啊，这招海川要是真让焦二爷劈上，那也真够呛呀。但是看惯了南七省人物的手法，再瞧瞧二爷的手法就软多啦。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没有，海川往下这么一矮身，微然缩颈一躲，右手一穿，往下一拉腕子，伸左手，右手往下按，左手往前伸，“唰！”一下，左手就到了，“乌龙探爪”，奔二爷面门就打。焦二爷往旁边一闪身，用手一扶，海川往下矮身，跟右步一斜身，“单凤朝阳”，奔对方太阳穴就来了。焦二爷一看掌到，往下一低头，脚走扫堂，海川脚下一点地，长腰起来，双手一抱拳，焦二爷一回身也一抱拳，封住门户。两个人彼此道请，当场动手，又打在一处。

走行门，让过步，几个回合开出去，竖臂摘星焦雨焦秋华吸了一口凉气，哎呀，看来以貌取人，失之千里呀！我总认为童海川是个怯人，可是人家这功夫不怯呀，掌法出来闻所未闻，见所未见，自己只能看着人家的掌法施展，不敢往里进招。人家童林的招数就是特殊呀，怨不得人家兴一家武术，果有其能啊。焦二爷二心上下，忐忑不安啦。海川一看，不错，你焦秋华的功夫有点功底，也就是了，要说真好你还差着一大块儿呢。海川一看焦二爷的掌奔自己胸前来了，海川不躲了，因为知道焦二爷是走后留招。只见他又双手扣住，“童子拜佛式”，双劈掌直奔海川的面门，如果海川往旁边一躲，焦二爷便“飞鹏展翅”，这里头能变化呀。人家海川懂得。海川一看焦二爷双掌到了，就势用左手顺着

左边从嘴角一掬，这招叫“白虎洗脸”。海川自己的左手掌心一搭焦二爷的双手腕，然后上右步一斜身，右手奔往焦秋华的面门一托，说真的，海川这手只要挫上焦秋华，焦秋华的鼻梁骨就得折了！焦秋华往旁边稍微一闪，海川微然一斜身，左手在胳膊肘底下往前这么一揣，这手功夫可来的快啊，正是焦秋华盖穴的穴眼上。只见海川气贯丹田，掌心一按他的穴眼，“扑”地一声就打上了，把老头子打出七八尺远去，往地下一躺，焦秋华就知道要坏了，五脏六腑翻了个儿，眼前“吧啦啦啦”地直冒金星，发黑呀！耳朵眼儿“嗡嗡嗡”地放响箭，嗓子根儿发甜，一张嘴“哇”就喷出一口血来。就觉得两肋子窝子扎得慌，难受之极，脸色都变了。海川“哎哟！”一声向前一赶步，伸手一扶焦秋华：“老英雄，童林武术已练而煞手未学，误伤老英雄追悔不及，您可多多原谅呀！”童林说的可是真心话。武术我练了没有，练了，煞手学没学，没学呀。煞手就是拿手，就跟称东西称分量一样，您要一斤半，伸手一拿往秤盘里一放，头高头低正好，一点不差，您称去吧，这就叫煞手。这是本事！我童林功夫练了，但是这煞手我还没办到，也就是当我打你的时候，我知道用几成力，但你这个人素质怎么样，我用几成力打你到什么程度？伤轻伤重，吐血不吐血我还掌握不好，我把您打重了。海川说的是实话，不能跟西方侠于成那么准，打你到什么伤，就是什么伤，那办不到。焦二爷只是心里难过啊，摇摇头。弟子们“唛啦啦”全围过来了。海川安慰着说：“老英雄，真是对不起您，您在我这里养伤吧。”焦秋华摇了摇头，说话少力，七分微弱：“侠客爷，我谢谢您，您这一掌倒教育了焦某，焦某知道自己不成啊，

真是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您还是派人把我送到护国寺我的把式场去，我回去慢慢地养伤吧。”焦二爷顺着嘴角往下滴着血，脸色难瞧。海川点了点头：“好，我实心实意交您这朋友。来呀！”刘俊赶紧过来了：“师父。”“你马上带着你师弟们，准备一个门板，用绳子跟杠子，上面垫上一层被褥，垫得厚点，再放一个枕头，把老英雄搭到门板上，你们抬着门板给送到护国寺去，快。”

时间不大，徒弟们分头寻找东西，很快就准备好了。海川问：“你们谁去呀？”刘俊赶紧躬身施礼：“师父，弟子前往。”“你一个人不成，孔秀。”“嗽。”海川这一叫，把孔秀脸都吓白了。“帮着你师哥，把焦老英雄送到护国寺。”“哎呀！弟子……”“快去。”海川把脸往下一沉。“师父，弟子遵命就是了。”孔秀真有点含糊了。“师哥您在前面，我在后边吧。”刘俊说：“可以。”自己抬前边，孔秀抬后边，两个人慢慢地由抬家里边出来。海川命人把血迹打扫干净，自己一想：得啦！打人一拳，提防人家一脚，我也要留点儿神了。看看弟子们好像都很满意了，他们各自把衣服都换过了，到上房打起精神来侍奉海川。

再说刘俊、孔秀他们俩人，穿大街，走小巷，赶奔定府大街，工夫不大来到护国寺的山门前。孔秀对刘俊说：“师哥，我们就把老英雄放在这沓里回去得了。”刘俊一摇头：“这像话吗？”刘俊上前去“啪啪啪”一叫山门，时间不大出来一个喇嘛，把门开开了：哟！这不是我们师叔吗？“啊，你们找谁呀？”刘俊抱拳：“我们是由北城根雍亲王府来的。老英雄到我们家去拜望我们的老师，两人当场过手，一时不慎，老英雄受了点儿伤。我的老师是雍亲王府教师、

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，我是他的大弟子，穿云白玉虎刘俊。我带着我的师弟把老英雄给抬回来了，您给通禀一声。”“ 嗷！您候着。”喇嘛转身形奔里走，时间不大就听里边说话：“ 师弟啊，你被何人所打，愚兄一定给你报仇雪恨！”丑面佛马宝善迈步往外走呀，带着十几个喇嘛。孔秀“ 噌 ”地一下跑到路南去了，嘴里嘟哝着：“ 哎呀，躲着一点吧，要是不成的话，我可以跑。”刘俊这气大了。马宝善来到眼前：“ 你，你是什么人？”刘俊一抱拳：“ 您怎么称呼？”“ 我是这庙里的大喇嘛，姓马，我叫马宝善。”“ 原来是喇嘛爷。”刘俊就把事情的本末和盘说出。最后，刘俊说：“ 喇嘛爷，您看看是否派人把老英雄抬走？”“ 嗷，你贵姓呀？”“ 我姓刘，叫刘俊，穿云白玉虎。”“ 嗷，好好好，来把我的兄弟抬进塔院。”“ 是。”有人扶着焦老英雄起来，然后连搀带架地把焦老英雄抬到塔院。事情办妥之后，刘俊把孔秀叫过来：“ 来吧，抬着吧。”“ 哎呀，可把我吓坏了。”“ 师弟，你就这个胆子！你呀，没事你嘴这么多的话，这还怨咱们师父责备你吗？”哥儿俩抬着门板回家到中，刘俊把一切事情禀报了师父。海川把脸往下一沉：“ 孔秀。”“ 哎呀，师父。”“ 这一次在江南路上你师伯很夸你，说你这孩子有心眼儿会办事，说你也确实能够办事，没想到这次你办出这种事来，花言巧语，调拨是非，致使为师把人家焦老英雄给打了。孔秀！今后你的嘴不能这么样没把门的、无风起浪，听见没有？”“ 是！弟子知道了，弟子知罪了，遵命了。师傅您放心，以后弟子不胡说八道了。”“ 那还好，下去吧。”

再说丑面佛马宝善带着徒弟们把焦二爷抬到塔院，放到

床上，一看二爷，喇嘛爷的眼泪下来了：“兄弟，你这是怎么了？”“哥哥，别难过，不要紧。”就把今天的事情从头至尾叙说了一遍。喇嘛爷咬牙切齿：“兄弟，此仇此恨一定要报呀。”焦秋华摇头：“哥哥，童海川公私两面都胜过我弟兄，”其实焦二爷说得可不对，人家大喇嘛可了不起呀，你想这护国寺的大喇嘛，那确实是手眼通天的人物呀。老英雄丑面佛马宝善看了看兄弟这样儿，心里很难过。立刻拿着名片，派人准备车辆，赶奔安定门里五道庙，去请专治跌打扭伤、瞧红伤的韩大夫，人称估家韩。把韩老先生接来，韩老先生在这里精心给二爷焦秋华调治。丑面佛马宝善喇嘛心里不畅快，因为他跟焦秋华不是一般的关系呀。

喇嘛爷小的时候，不是在护国寺，而在白塔寺当小徒弟，不过是到时间念经拜佛跟着师傅练练武艺。白塔寺庙后头有一条胡同叫苏萝卜胡同，这条胡同里住着一个姓焦的，焦永两口子只有一个小孩儿，叫焦雨焦秋华。焦雨的家里穷极了，他的父亲指着打鼓为生，说真的，一天到晚挑个挑儿，有时候开张，有时候开不了张。后来夫妻俩相继去世，焦雨的父母一死，剩下孩子一个人要饭为生。冬天，找个向阳的地方和几个穷人家的孩子总在这白塔寺的岔道口玩弹球。嘿！这个时候，有个奇丑无比的小喇嘛也跟他们玩，这丑喇嘛就是马宝善。俩人越来越发脾气，越来越话越说到一块了。这天，马宝善对焦雨说：“咱们拜个把兄弟吧。”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“我叫马宝善，你呢？”“我叫焦雨。宝善哥，你干吗到了时候就走呢？”“嗷，你不知道，有师傅教给我们武艺呢，所以我不能耽误功课，除去烧香念佛，就得练武艺。”“要是那样你能不能跟师傅说说，我也学点武艺，将

来能谋碗饭吃呢？”马宝善一听这可也对，便跟老师提了这件事。老师是个出了家的道长：“无量佛！你把他叫来我看看。”等把焦雨叫来这儿一瞧呀，“哈哈！”这老道长乐了：“马宝善呀，告诉你，你们这么多师兄里将来要说有出息的，那就是他。他这个骨架适合练武。”这个老道士就是云霞道士杜清风。老道长在这白塔寺一住就是二十年，教他们练武艺呀，这里头最有出息的就是马宝善和焦秋华。老道长因为马宝善长得实在太丑，就给他起个外号叫“丑面佛”，给焦雨起个外号叫“竖臂摘星”。这么多年练武吃喝都是人家马宝善的，要不怎么说人家焦二爷和马宝善这哥儿俩的感情不是一般的呢。等老师云霞道士杜清风走后，哥儿俩一个到了护国寺，一个奔了北口外。

焦秋华在北口外成名了，丑面佛马宝善在护国寺也当上大喇嘛了，这一晃都四十年了，您想想马宝善能不难过吗？每天亲自跟估家韩老先生精心照顾自己的兄弟，徒弟们照顾，喇嘛爷都不放心。慢慢的，焦二爷有点见好啦，不要紧了，估家韩也回家住去了。但隔上几天来瞧一次，开了方子，该糊药的糊药，该熬药的熬药。喇嘛爷一看成了，便对焦二爷说：“兄弟啊，仇我可要给你报了。”焦二爷拉住：“哥呀，您想一想，连兄弟我的本事跟人家递手都不过几个回合，人家是没……嗨！没想把我打死。人家要再使点劲，我就一命呜呼了。你也看见了，这个穴眼不正，如果正是华盖穴穴眼上，好么！兄弟我的命就没了。人家把命给我保住了，咱们应当知恩报德，不应当跟人家为仇。”“兄弟，话应该是这样说，他童海川倚仗王府的势力，如此欺压武林，这个仇咱也不能不报呀。你别管啦，我非报仇不可。”哥

哥，恐怕您报不了仇，反而出什么事。”“你别管，我有办法。”喇嘛爷马上回到自己的禅院，开出条子来，让底下人去买大块的条石，买六尺见方的一共是四块。全买齐了之后，喇嘛爷让底下人完全按自己的要求准备好，然后写了一封信，把一个三十来岁的喇嘛叫到跟前说：“拿着这封信，赶奔安定门里富贵巷雍亲王府东边童教师的府内下书信，请童教师明天到护国寺赴会。”“是。”喇嘛答应，拿着这封信走了。一直来到安定门里富贵巷雍亲王府东边，到海川的家门口“啪啪”一叫门，底下人把门开了。“您找谁呀？”“我是护国寺来的喇嘛，奉我家大喇嘛爷之命来面见童教师，您看书信在此。”“嗷，你候着。”底下人看看书信不假，交给人家喇嘛，转身形奔里边走。爷儿几个刚从功房里出来，到屋里头大家伙擦把脸，正喝着茶谈论武艺呢，底下人进来了：“启禀侠客爷，外头护国寺来了个喇嘛，拿着他们喇嘛爷的信来拜见您。”“嗷！”海川这么一听：“好，请他进来。”“是。”刘俊他们在旁边站着，也都听见了。底下人出去时间不大，这喇嘛进来了，先给童林行礼，然后往旁边一站。海川又问：“谁让你来的？”“启禀教师爷，我们喇嘛爷让我来的，面见教师爷，投递书信。”“嗷，你把信拿上来，让我看看。”人家喇嘛才把信拿出来，交给童海川。海川把信打开一瞧，没有别的，就是久仰童侠客的英明，如仰瞻泰山北斗，理应先访，没有机会前往，今特遣徒持书信面见阁下，请阁下明日莅临护国寺一谈。底上写着马宝善顿首。就请您明天到护国寺来一趟，海川看完了道：“好吧，原书不敢领受，当面璧回，你拿回去。借你之口传我之言，跟喇嘛爷提一下，明日上午童林准到护国寺。”说完以后，把书信

交给喇嘛。喇嘛听完了：“那么我就告诉我们家大喇嘛，明天恭候阁下莅临就是了。”海川点头，派徒弟们把喇嘛送走。徒弟们回来，刘俊可问师父：“这喇嘛爷马宝善他约您明天到护国寺赴会，您琢磨琢磨，有好事吗？”海川笑着说：“我相信焦秋华是个正人君子，与虎同眠，焉有善兽，与凤同飞，必定俊鸟，我也相信喇嘛爷马宝善他是个好人，不过我把人家师弟打这样子，作为师兄弟一场，人家不能不给师弟报仇。约我去也不过就是论武而已，为师怎么能不去呢？人家折笺相邀，我若不敢去，那我当时何必打人家师弟呢？我既然打了焦秋华，我就不能怕，他们要打算暗算，我想还不可能。”师父，是不是弟子们跟着师父，共同前往？”海川大笑：“哈……刘俊，为师践约赴会，你们要跟着去，这算什么呢？还是在家里头带着师弟们练功吧！家里头有什么事，记住了，等我回来的时候跟我提提。”刘俊答应：“是。”

时近年关，第二天一大早，海川把落叶秋风扫宝剑围好，子母鸡爪鸳鸯钺的包袱一提，海川打家里就出来了。跟人家打听着，穿大街，越小巷，赶奔定府大街，海川来得很快，等到了大隆善护国寺的山门以外，看了看，今天不是集市，护国寺这没有什么人。三座山门全关着，西角门虚掩着，海川来到上垂首角门，“啪啪啪”一叫角门，时间不大，出来个喇嘛把门开开了：“哎哟喝，您找谁呀？”“我家住在北城根雍亲王府，我姓童，名字叫童林，昨天你家喇嘛爷派人下书信约童某来至护国寺，与你家大喇嘛爷相逢见面。我特地前来践约赴会，您给回禀一声。”“哎哟，您是童教师。”小喇嘛赶紧行完礼，转身形往里走。时间不大，

足有二三十个喇嘛，簇拥着马宝善出来了。“啊，童侠客，我想君子一诺千斤重，您一定会来，哈……失迎，失迎啊。”海川一看喇嘛爷马宝善是个大高个，宽肩膀，胳膊显得长，手也显着大。身上穿着紫袍，滚着黄云缎子边，腰里系着黄丝线的板带子，武中衣儿，五分底的牛皮靴子，脸上红扑扑的，两个颧骨特别高。由于口外的风硬，都来到城里头这么多年了，他这颧骨上还有点发黑，两道花纹的眉毛斜飞入天苍。确实长得很丑，大三角眼，闪闪夺神，大鼻子头，大嘴岔，一对大耳垂肩，光头没戴帽子，一瞧这喇嘛爷还真有些雄壮。大喇嘛爷神态十足地对海川说：“童侠客，马宝善有礼了。”“嗷，您就是大喇嘛爷，小可童林有礼。”“侠客爷，马宝善不敢当呀，哈……您一路之上到我这来，时间可费了不少吧？”“嗷，也没什么，跟人打听着，护国寺名声很大，我也很快就找到了。喇嘛爷您把我童林约来有什么事情要说呢？”“啊，童侠客爷，有什么事里边请吧！哈……请请请。”

大家由正面山门往里走，一会儿工夫，这些喇嘛就都不见了，只有他们俩了。一层殿，二层殿，来到四层殿的塔院，顺着塔院的院门往里来，一进月亮门，马宝善一沉脸：“侠客爷您看，知道您今天来，我昨天就自动控制他们了，把里里外外都得收拾干净，以迎嘉宾。不想您来了，他们倒把这里弄得这么乱，石头到处堆放。唉！这是他们手懒，我残年之人不能手懒呀。”其实海川一进入到这塔院就瞧得很清楚，月亮门里头，是个四四方方的大月台。这个月台有三尺来高，三面有台阶，汉白玉的条石做帮，当中间虽是土的，但这土砸得很平整，周围有个硬架天棚，天棚搭得很高。您

要在这月台上练练武艺，风还刮不着，雨也淋不着。一进月亮门，也就是月台的南边，有这么一个条石的甬路，甬路两旁边埋着几块大石头，六尺高、一尺半宽、半尺厚的石头埋下足有四尺长，扎得结实极了，在地面以上只留着一尺多高，接一步一块条面。中间两块，东边两块，西边还有两块。再往北，一边一块大石头板凳，这一尺见方的石头跟板凳腿儿一样，一边搁一块，六尺长的条石架在上面。这时，海川就听马宝善埋怨那些个懒喇嘛说：“我让他们归置院子，他们不但不管，还不知从哪儿搬了这么些石头来呀，有的还给埋住了。好吧，我把它们都给踢开。”他说着话，往前这么一赶步，一抬他自己的腿，朝着前面这块石头，拿脚后腿“咔嚓”一蹬，就把石头踹折了；跟着又往前一赶步，一抡右臂，“啪”一掌，把第二块石头又给扇折了。然后往前一赶步道：“侠客爷，请坐，请坐。”他两只手往怀里一抱，自己先在这石头上一坐，“嘣”！把这石头大板凳的条石一屁股给坐折了。马宝善面有得意之色地笑道：“哈……您看石头很不结实，侠客爷您留神，您注意啊，千万别让石头绊您一个跟头。”海川明白，这哪是让我留神注意，别让石头绊我个跟头，这只不过是让我看看，他扇、踹石头的厉害！你既然把西边一溜全扇完了，也弄折了，看来东边这一溜是给我童林准备的了，是与不是，既然你来，我也得来呀！海川往前一赶步，就这么一立左手，朝着第一块石头往下一落，“啪”这一掌下去，把这块石头就扇折了，“咕噜咕噜”往西轱辘。海川就势拿这右脚往第二块石头上一蹬，“咔嚓！”这块石头也照样给蹬折了，轱辘着往前来。前面的那块不动了，后面这块石头轱辘到了，两块石块这么一

撞，“啪嚓”撞得粉碎。马宝善看得目瞪口呆，人家童林这劲头可比我这劲大得多呀，我这两块石头轱辘到一边就完了，人家这两块石头是轱辘到一块儿撞碎，高我一筹啊。再看海川来到这板凳前，用左脚轻轻地一蹬，“嘣”！这石头就折了。这时海川站在这儿哈哈大笑：“哈……，喇嘛爷，我童林到这不能白来呀，我也帮助您把这石头给收拾一下。”喇嘛爷丑面佛马宝善连连抱拳点头：“童侠客，名不虚传呀，来来来，咱们到这月台上吧。”

海川也明白，是疖子就要出脓！你想报仇，只扇几块条石是不行啊，便直截了当地问马宝善：“喇嘛爷，开门见山吧，你约我童林到这来到底干什么？”“侠客爷，您把我的二弟焦秋华给打伤了。我跟我二弟呀，孩童厮守，总角之交，我们俩的感情不一般。我知道侠客爷教训他，把他打吐了血，我本应该不言语，可是我心里难过呀。但是如果我由于难过，为我二弟报仇心切，把你也打了，童侠客爷，看起来我马某没那么大能耐。偷鸡不成蚀把米，我不但给我二弟焦雨报不了仇，恐怕会把我这老命也搭上了。话虽如此，我跟我二弟同舟风雨，同仇敌忾，我也不能看个热闹。这样我想了半天才把您请至敝寺，我跟侠客爷见个面谈谈。”“嗷，你的意思呢，是不是咱俩在月台上比比武呀？”“不，童侠客爷，要是比武的话，我的能耐不如我的二弟，我二弟都被您打吐了血了，您琢磨琢磨我马宝善有能耐赢您吗？”“嗷，那么不想比武，您打算怎么办呢？”“您看我刚才用这右手，手头我多少有点劲，我就是让您看看，在这月台上您打我三掌，我打您三掌，您瞧这好不好，我也算给我二弟报了仇了。如果我这一掌下去把您给打死了，把您打出了血了，我

二弟也不能说我不对呀。反过来说我要打不了您，二弟会原谅不是做哥哥的不给他报仇，是因我没有那么大的本事。”

“嗷！哈……，你打我三掌，我打你三掌，对吗？”海川也瞧见人家扇石头啦，一尺半的石头“咔嚓”一下就扇折了，要拿这手打自己的脑瓜三下，这可也是个劲了。海川问：“喇嘛爷，你出的这主意倒也不错，但我得问问您，是你先打我呀，还是我先打您呢？”童林心说：如果我要先打你，你就打不上我那三下了，我打你一下就齐了，最起码您得吐了血，稍微重一点你就得把老命搭上！所以，咱俩谁先动手，这太重要了。

海川正想着呢，就听马宝善说：“童侠客，您是我请来的客人，您来到我护国寺，当然是您先打我。”“嗷，我先打你。”马宝善紧接着又说：“等一等，不过您是鼎鼎大名的侠客爷，我马宝善是个无能之辈，那我就应当先打您。”

“啊？嘿嘿嘿！好呀，又改你先打我了。”“对，我得先打您三下，我打不动您，您再打我。”“好，既然如此，那么你就先打我吧！”海川一伸手，就把子母鸡爪鸳鸯钺的包袱就拿过来了。马宝善说：“来来来，咱们两位先较量三下。”童海川脸冲着东，往这月台边上一站，两只手一肤膝盖，骑马蹲裆式，腆胸叠肚，双肩摆平，脖子有点哽哽着，脑袋往上这么一顶劲道：“喇嘛爷，来吧。”马宝善心说：别说你是皮包血肉的骨头，你就是一块石头，我这一巴掌下去，也把你给打折了！当然我跟你童侠客也没有这么大的仇恨，我是个出家人，只要把你打吐血就行了。其实呀，马宝善在武术上可以说是登堂矣，但尚未入室也。会了，但是没有得到武术里的真髓。这时如果焦秋华要站在这，就不让哥哥打